

1 全球客家研究，2022 年 5 月  
第 18 期，頁 1-8

專題論文

**專題：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

## 「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專題導論

吳中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專刊的構想，發軔於 2019 年 10 月。當時《全球客家研究》的主編張維安教授，深感本期刊自 2013 年創刊之初，即規定來稿中文、英文、客語不拘。然而直至 2018 年，6 年來已經發行 12 期，竟無一篇以客語文字書寫而獲刊登者。因此張教授希望未來有一期，可以用專刊形式，探討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議題，同時希望投稿中，能出現以漢字、漢羅、或全羅等不同書寫形式之客語文撰寫的文章，俾使本期刊的呈現方式更為多元，也讓客語文得到應有的論述話語權。張教授知道本人長期關注相關課題，因此責成我擔任專刊客座主編，來執行此一構想。

組成「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專題過程中歷經邀稿未能如期投稿、文章審查過程的辛苦與曲折，部分文章未能刊登或是如期趕上出刊，耗費許多時間，終於在 2022 年 5 月出刊 3 篇專題論文與 2 篇專題研究紀要。以下就專題文章介紹：

〈當代客語散文的語言風格探究：以苗栗作家為例〉的作者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副教授李梁淑（苗栗西湖人）。此文以五位苗栗客籍作家龔萬灶、徐貴榮、張捷明、江昀、邱一帆已出版的散文集為範圍，借鑑語言風格學（Language Styles）的觀念和方法，從音韻、詞彙和句法三方面，來分析作家運用語言的風格特色，包含放寬

共存限制跳脫常規使用，達到新奇的效果、文言句式及書面語、熟語及歌謠的運用、詞彙的創造、詞類活用及詞義擴大等面向。散文以客家口語語法、詞彙來創作，偶爾穿插格言、詩文典故及成語等書面語，使文章更趨於典雅；而熟語及歌謠的大量運用，能增進作品的地域色彩及族群文化底蘊。客語散文在詞彙的創造上顯得保守，多從華語吸收轉譯，或以客語重疊構詞法創造新詞彙。客語散文批評及正典建立有其必要性，作者認為語言風格學可以作為客語文學批評的新途徑。本文有一段張捷明的談話很值得注意：

依從前有讀漢書的老人家，在說話時文讀白讀交互使用的習慣而寫，這是清代及日治時的客語特色，但日治後期延至民國後，國家以單一語言及單一華文文化的國民教育政策後，這種文讀能力被遺忘，以為白讀才是客語。（李梁淑 2022：23）

亦即客語（其實臺語亦然）文學作者若排斥文言文和讀書音，認為那是中國的產物，不認作自己的滋養，而只以口語層次創作的話，將大大削弱且削薄作品表達的意境以及深度。

早在清代康熙年間（1699），福建武平縣舉人林梁峰即以母語汀州武東客話漢字創作童蒙認字的長篇《元初一》，初步統計約有 3000 個詞語，其中客家話特色詞語約有 350 個。清朝前期尚有其它三篇汀州文人作品帶有客語用詞，適合一併討論。由於多年從事閩西客語的研究和調查，我認領了這個課題來撰文，並請莆田學院張學年助理教授<sup>1</sup>（臺

<sup>1</sup> 本文刊出時任職學校更新為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東勢人)當第二作者,提供他專長的閩西地理語言學材料。本篇的撰寫企圖,在於運用現代語言學知識,找尋及分析歷史文本中之客語線索。然而此種游移於語言學和純文學之間的研究取徑,慣習處理活的口語而非歷史文本的語言學者、和慣以文學理論而非語言角度來解讀文本的文學專家,對於本篇均有很強的意見,因此歷經了兩次審查和修訂,連題目也改動了好幾次,最後定為〈客語在歷史文本中的呈現與其語言學研究:以清初汀州四首口頭韻文為例〉。我們一方面接受了部分審查建議,補充了文本創作時代背景、當時其他文人作品、以及古今文學批評家如何看待這些詩文。另一方面也為內容辯護,找到海內外學者對聲調演變的一致看法,闡明武平客語升降型去聲變成當代四縣類型客語去聲的各種樣態,而非評審所說升調加降調合成升降型。

清末自 1846 年清法議定黃埔條約以降,歐洲數個基督教派都開始在廣東傳教,不論音標、字典、聖經、課本的創制都有豐碩成果,1883 年巴色會翻譯出版客話聖經、1923 年漢字版《客話新舊約聖經》,1924 年出版《新約聖經》的客語白話(羅馬)字譯本。以香港新界客話為準的聖經譯寫及傳道,亦深刻地影響了東馬沙巴客話的形塑。語言學界已有不少學者,以傳教文獻中的語料進行分析。傳教文獻研究,邀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生邱曉玲(高雄美濃人)撰寫〈《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的成語與《客語聖經:現代臺灣客語譯本》書面語之比較〉。該文討論之客語聖經是 2012 年出版的。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不同的中文版本,其中聖經公會根據「意義相符,效果相等」(Functional Equivalent Translation)翻譯原則強調聖經信息的清晰性,而不是語言的風格。因此,在客家版本中,不可能完全保留中文成語,而準確地反映

成語的含義。重點是客家話聖經的客家話能夠傳遞成語的信息。這項研究是基於尤金·A·奈達 (Eugene A. Nida) 的「功能對等翻譯」原則，在現代客語聖經翻譯中對新約聖經的翻譯。還運用文本分析、比較分析、文獻分析等方法，體現客家書面語的貼近性和簡潔性。本研究論證客家文字如何既能傳遞成語的意義，又能同時保持成語的語言效果。將比較結果分類為成語、詞彙、句子及客家書面語建議修訂等四項。文中附上了現代客語聖經譯本的漢字跟羅馬字段落對照，使讀者認識客語羅馬字。

客委會諮詢委員邱智偉的〈客語認證 Ke 漢字 Lâu 拼音論客話羅馬字 Ke 利益〉一文的研究紀要，使用臺灣客語四縣腔「漢羅」書寫、羅馬字採用「客語白話字」，該作者比較了「全漢」、「全羅」和「漢羅」三種臺灣閩客語書寫方式的優缺點，認為使用羅馬字，能更好地幫助想學習客語的人，尤其是具有臺語白話字寫作背景者。作者提出白話字是用「文字」角度去設計的，而目前客委會的客語拼音原本就是為了做漢字之注音工具設計的，只能夠充當過渡時期的作法，未來還是要朝向拼音的「文字化」為宜。對此，作者是這麼說的：

漢字 lâu 羅馬字 ke 比較、「全漢」·「全羅」lâu「漢羅」liá  
三種臺灣閩客語 ke 書寫方式，幫助每一 sà 想愛學習客語 ke 人。  
客家研究大體 tu 係注重 ti 客語族群 ke 源流·禮俗·信仰·語  
言 lâu 其它族群 ke 互動等等、tông 少來探討客語書寫 ke 問題、  
特別 ti 羅馬字方面、相關 ke 研究論文大部份 tu 係以華語文書  
寫、希望客語族群來重視 lâu 思考羅馬字帶來 ke 利益。「獨尊

漢字」ke 情形筆者認為對 liá-ha ke 客語傳承不利、希望未來無論係認證教材 ya 係任何同客語相關 ke 事務 tu 做得重視羅馬字、m̄ 好 láu 羅馬字認為係漢字 ke 「se-sím-kiû-é」、sat-mâng 推動羅馬字、設法改進客語拼音 ke 缺點、筆者認為 chhin 好 ke 辦法就係改用白話字、白話字係用「文字」ke 角度去設計，客語拼音 pún-tán 就係為 tó 做漢字 ke 注音工具設計出來 ke 「客語拼音」。再過來、使用華語注音符號 ke 調符、容易造成客語拼音初學者對聲調 ke 誤會。ên 應當愛同 kì 看做一種過渡時期 ke 做法、包尾還係愛 láu kì 「文字化」voi kha 好。（邱智偉 2022）

另一篇研究紀要為全漢字客語文投稿的是臺南大學社會所博士李榮豐（屏東竹田人），主題是〈客家戲劇主流化个創作內容同歷程探討：以哈旗鼓文化藝術團為例〉。本文闡述客家戲劇創作團隊一開始就設定，愛透過「客家書寫」來提供客家人同一般大眾無共樣歷史觀點。比較上一齣創作所謂个客家書寫，實質上比較過佢係一種自說自話个狀況，淨單純呈現自家个立場同感受。2015 年所發表个戲劇，創作團隊進加一步來強調「客家主體再現」，唔單淨愛表現出客家主體在場，也不特意避免衝突性同對話性、搭並兩性个多元視角。同過去全然以歷史為主个編劇方式毋相同，紅日頭係第一擺以小說文學為創作基底，納入男女、世代、族群个角色對話，變做「多元主體呈現」，本齣戲劇在原底个歷史脈絡裡背，加添更加多个文學性，相對於過去客家為主體个劇情內容，添加福佬、原住民各族群元素以外，也本本保留上一齣創作个

女性視角。續下來講行向國家戲院個創作經歷，講得就係一段同「現代劇場對話」個過程。單純講故事為主，漸漸轉換為用故事來同劇場本身、觀眾對話。透過戲劇分歷史做得同現世生活對話。用歷史同現世中，各種兩難個困境照映出抉擇個根本，現實同價值、無共樣考慮面向裡肚個捨與得，尋出歷史篇章同大眾生活共同個核心議題「抉擇」，同主流民眾來對話。這就係踏入主流文化領域，透過戲劇個演出展現客家。

該文提到一個橋段：紅日頭劇中人物，帶領現場觀眾，用泰雅語 *mgaya*，朝著戲劇中和現實中的假想敵大聲喊殺！這是一個去除原民族文化脈絡跳躍式的思考，也是一個簡化了的語彙，因為 *mgaya* 的 *m-* 是使讓前綴，*gaya* 是祖訓，*mgaya* 就係順著祖訓執行，不敢違背。殺另有專用詞彙，應該是 *sipaq* 才對。

本專號徵稿與邀稿過程遭遇了些許問題包含了：1. 語言學和純文學審查者對此研究取徑的不認同。2. 邀稿不如預期。3. 寫純日語研究，在臺灣的日語文學界才被承認為績效，而寫日治客語文獻則否。4. 審查過程不很順利。儘管有這些問題，恰可以從側面說明，客家語的用字與書寫，是一個新興而不免有爭議的研究領域；尤其疫情連綿數年之久，無法到海外各地實際調查，用字與書寫是一個不受疫情影響，能在「文獻中做田野」的課題，值得未來努力開拓。

